

山谷詩注

內集

外集

二



山谷內集詩注卷五

司馬文正公挽詞四首

元祐開皇極。功歸用老成。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惟深萬物表。不令四時行。

魏志曹爽傳。注引魏氏春秋。何晏嘗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有焉。按此語本出易繫辭。孟

郊詩。邇出萬物表。文選北山移文曰：寧寧物表。晉書謝安傳。謝安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晉書褚裒傳。謝安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晉書褚裒傳。謝安曰：天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

日者傾三接。

天乎奠兩楹。

言入對未及。遺爾薨謝爲可哀也。左傳曰：日衛不睦。

注云：往日也。漢書高帝紀。立吳王詔曰：日者荆王兼有其地。易晉卦曰：晉晝日三接。左傳姜氏哭而過市曰：天乎。仲弓不道禮祀桓弓。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桓弓又載孔子曰：予夢坐冀兩楹之間。予殆將死也。

佳城。東坡祭韓魏公文曰：謹謹堂堂。寧復有之。晉書庾亮傳。將葬。何充歎曰：埋玉樹于土中。使人情何能已。

西京雜記。陳公歸至東都門。馬不能前。以足跑地。陳公使掘地得石椁。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十年見白日。吁嗟陳公居此室。

國在多艱日。人如大雅詩。訪落詩曰：未堪家多難。漢書賛曰：夫惟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忠清俱沒世。孝友是生

知。沒世吉至死不改。晉書惠溫。公碑首曰：清忠粹德之碑。加璧延諸老。橐弓撫四夷。公爲宰相。招聘諸儒。如程頤等。自布衣爲講讀。又戒敕西鄙息事。漢書申公傳。上使使東吊加璧迎申公。詩曰：載橐弓矢。漢書陳平傳曰：

宰相外號拔門夷。謂宗廟社稷之靈。相之子幽。而公助之子明也。南

諸侯內親附百姓。公身與宗社同作太平基。謂宗廟社稷之靈。相之子幽。而公助之子明也。南

獻納無虛日居然迹已陳。
辰上言流品不雜下言受理有方。
焚香論曰區以別矣。藝典曰歷
秋也。春秋左傳序曰余以爲感觸
而作。作起辱譏則文止于所起。
竦者豈易克當。
才不敢錄取況如

班固兩都賦序曰：日月歐納左傳曰：府無歲月。三都賦曰：居然而辨八方。文字曰：形之與名，居然別矣。王羲之蘭亭序曰：俯仰之間，已為陳迹。清班固玉石寶麻順星

辰上言流品不雜下言變理有方書曰玉石俱焚營論曰區以別矣堯典曰麻蒞日月星辰更化思鳴賜遺書似獲麟漢書董仲舒曰更化則可善治詩曰七月鳴鶡此引用言以農桑爲王業根本遺書謂資治通鑑言可配春秋也春秋左傳序曰余以爲惑麟而作作起復麟則文止于所起易名無異論今代兩三人易名謂作贊禮弓曰請所以易其名者本朝諱文正惟王晉范仲淹及公爾溫公嘗歎夏竦諱云文正諱之至美無以復加雖以周公之

此六卷

毀譽蓋棺了。于今名實尊。言人死則毀譽亦隨而泯。周公死後，其名尤重。老杜詩：丈夫蓋棺事始定。孟子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哀榮有王命，終始酌民言。朝廷用公于久外，恤公于既薨，皆取

杜詩丈夫蓋棺事始定。孟子曰：先名實者為人也。

朝廷用公于久外，恤公于既歿，皆取

天下之公論也。魯論曰：其生也榮，其死也哀。禮記曰：上酌民言。蟬冕三公府，深衣獨樂園。公心兩無累，憂國愛元元。言公無窮達之異，其心一于憂國愛元元。言公無窮達之異，其心一于憂國愛元元。民而已。還詩曰：咄此蟬。易客漢官能具邵氏聞見錄。公有獨樂園記曰：熙寧四年，遷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于尊賢坊北，闢以為園，命之曰獨樂。戰國策蘇秦曰：制海內民而已。

元子元

次韻子瞻武昌西山

東坡集此詩序云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與翰林承旨鄧聖求會宿玉堂偶話舊事聖求嘗作元次山墓壠銘刻之巖石爲此詩請聖求同賦

江南酒隱處。古木參天應手栽。元次山自稱曰：始自飛揚子，將家漢漢及自然漢士，及有懷。

官乎，蒙呼爲漫郎，及家變上漫逐願焉。又自注曰：昔郎者爲尚書郎，其在武昌。

五里按襄字記，武昌今屬鄂州。孟郊詩：隱士多隱酒。此言信難刊。文選曹子建詩：荆棘上參天。石坳爲尊酌花鳥。自許作鼎調鹽梅。元次山杯樽銘曰：耶亭西乳有靈石，石

春來花鳥莫深愁。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者因修之以藏酒，命爲杯樽。作銘云：老杜詩：春來花鳥莫深愁。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平生四海蘇太史。酒澆不下胸崔嵬。東坡嘗爲直史館，故云：太史晉書習雲，銀臺司掌受天下奏狀。東京記云：淳化四年八月，置知銀臺通道司。鵝鴨洲前弄明

州副使坐閒散。諫疏無路通銀臺。東坡嘗貶受黃州副使，退之進學解曰：投閒置散，乃分之宜。國朝會要云：銀臺司掌受天下奏狀。東京記云：淳化四年八月，置知銀臺通道司。鵝鴨洲前弄明

月江妃起舞襯生埃。襄字記：鵝鴨洲在郢州江夏縣大江之東。按：黃州與郢州相望。小說載鬼詩曰：城市多葛蘚，還山弄明月。文選劉都賦曰：嬌江妃與神遊。史記項莊拔劍起舞，曹植洛神賦曰：凌波微步，羅襪生塵。次山醉

魂招髮鬢，步入寒溪金碧堆。退之詩：怪花醉魂簪。楚辭有宋玉招魂。襄字記云：樊山在郢州西山東十步有岡。岡下有寒溪。文選陸機連珠曰：金碧之塵，必辱鳳舉之使。盧仝詩：青空鑿出黃金堆。洗湔塵痕。

飲嘉客笑倚武昌江作疊。誰知文章照今古。野老爭席漁爭隈。莊子曰：舍者與之爭席，而稚隣限。郭璞注云：今江東呼爲浦。淮南子曰：漁者不爭隈。鄧公勤

銘留刻畫，剗剔銀鉤洗綠苔。郢潤甫字聖求，後更名溫伯。嘉祐中爲武昌令。樂天詩：題詩此巖壁，覆苔封退之石鼓歌。剗苦剗弱底節角。琢磨十年煙雨晦。摸索一讀

心眼開。琢磨謂聖求所刻銘。晉書曹娥碑後云：漢議郎蔡邕聞之，來觀夜闇，手摸其文而讀之。國史裏異：許敬宗曰：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摸索亦可識。後漢書王常傳曰：聞陛下卽位河北，心開目明。歐陽公石篆詩曰：見之但覺心眼開。謫去長

沙憂鶴入歸來杞國痛天摧

東坡謫黃州凡七年元豐八年召還時裕陵已成漢書賈誼爲長沙傅三年有鵠飛入

玉堂卻

對鄧公直北門喚仗聽風雷

史李琪傳曰唐故事御紫宸殿乃自正衙喚伏由閤門而入百官隨以入見謂之入閣風雷以音號令見

山川悠遠莫浪許富貴轉瞬今鼎來

穆天子傳西王母爲天子諭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閒之將子周易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

年將復而野此句頗采其意朝野僉載唐咸亨中謠曰莫浪語阿婆瞋老杜亦云將

詩莫浪傳漢書匡衡傳曰無說詩匡鼎來注云鼎方也又賈捐之傳曰石顯鼎貴萬壑松聲如在耳意不及此文生袁

松聲何採富貴者事情因文生自爾感慨首東坡詩語之妙足以動聽如此也蓋東坡首章曰請公作詩奇父老往往萬壑松聲真左傳

松聲何採富貴者事情因文生自爾感慨首東坡詩語之妙足以動聽如此也蓋東坡首章曰請公作詩奇父老往往萬壑松聲真左傳

曰言猶在耳又曰孤始願不及此世說孫楚除服作詩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子情生情于文生覽之懾然增伉儷之重此用其意謂情于文生也

子瞻詩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堅體蓋退之戲效孟郊樊宗師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後生不解故次韻

道之

子瞻送楊孟容詩云我家城
眉陰與子同一邦卽此韻

我詩如曹鄆淺陋不成邦

鄭氏詩譜云周武王封叔振鐸于曹今濟陰定陶是也檜榔居濟陰之間祝融氏名其後入姓惟姓
姓檜者成其地焉左傳季子觀榮自鄆以下無隣焉注曰季子聞鄆曹二國歌不復謳之以其微也周

譙大宗伯注云。子男不執圭者。
未成國節門詩注曰。言淺陋也。

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

周禮職方氏揚州其用三江。基漢王賦。

納漢節記王肅曰。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此詩職方氏賦。

赤壁風月笛。玉堂雲霧窗。

謂東坡無窮達之異。東坡謫黃州凡五年。嘗游赤壁。有前後賦。按鄆州蒲圻縣有赤壁山。黃州亦有之。

太白詩歸來桃花源。得憩雲間眠。退之詩。雲霧闇。事恍惚。山谷題東坡贊曰。

杜牧之詩。何人教我吹長笛。與倚春風弄明月。元祐元年。東坡自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玉堂見詞注。

東坡之酒。赤壁之笛。又東坡赤壁賦曰。客有吹洞簫者。赤壁之笛。意取此乎。句法提一律。堅城受我降。

老杜詩。覓句新知律。退之之變宗師銘曰。由漢迄

今用一得。此借用其字。言自提枯松倒澗壑。波濤所吞撞。萬牛挽不前。公乃獨力扛。

枯松以自况。太白蜀道難曰。枯松倒掛倚絕壁。退之詩。洪濤春撞禹穴幽。

按禮記學記注曰。春容謂重撓擊也。老杜古柏行曰。大度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諸人方嗤點渠非晁張健。老杜戲爲絕句曰。丘山重。漢書鄒陽傳曰。使有自悔不前之心。退之詩。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

諸人方嗤點以爲前賢畏後生。按干寶晉紀總論曰。蓋公嗤點以爲灰塵而相詬病矣。晁無咎。張文潛。皆蘇公門下士。但懷相識察。牀下拜老龐。

選詩。一心抱區區。懷君不識察。蜀志麗統傳注。引裴陽記曰。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

爲水鏡。蓋皆龐德公題品之語也。德公豐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小兒未可知。客或許敦厖。誠堪培阿。巽賈紅纏酒缸。

終上句相知之意。且欲爲其子

許之也。山谷在黔中。與王諲州帖云。小子相。今年十四。骨氣差厖厚。以此帖觀之。在京師時三四歲矣。阿巽蓋蘇遇伯達之女。東坡之孫。山谷雖有此言。其後契闊竟不成婚嫁。范子功之孫漢漢字箕叟。數文學士。蘇符仲虎。伯達之子也。其言云爾。左氏成十六年傳曰。民生莫離。漢書匈奴傳曰。願增漢氏。以自親。說文曰。缸。瓶也。老杜詩。茗飲蔗檣所有。茲學無謝。玉爲缸。今人定婚者多以紅採纏酒壺云。

柳闕展如子瞻甥也。其才德甚美，有意于學，故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八字作詩贈之。

柳君文武甚，睨視萬人豪。穀梁傳子胥挾弓扶矢而干闕，周頌曰：大之甚，武之甚。老氣鼓不作，卷旗解弓刀。老杜詩：老氣橫九州。左傳書序曰：府帥必左。上爲朝陽桐，下爲潤溪毛。言必爲世用，隨所遇何如耳。朝陽桐謂可作琴瑟，以薦清廟。卷阿詩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注曰：梧桐本生山岡，太半而後生朝陽。左傳曰：潤溪沼沚之毛，可薦于鬼神。老氣鼓不作，氣退之送鄭尚握刀右屬弓矢。期子種蟠桃。期之以遠大，不欲其汲汲于人知也。東坡和山谷詩，蓋云：期君蟠桃核，千歲終一嘗。山海經曰：王公。冀中有美實，期子種蟠桃。東海有度索山，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曰蟠桃。漢武帝故事，西王母以桃七枚獻帝。帝欲留核種之，王母笑曰：此桃千年生華，一千年結果。

浮陽愧嘉魚。荀子曰：儻飾者浮陽之魚也。胠于沙而思水，則無遠矣。注云：謂此魚好浮于水上，就協也。說苑：愍子賤爲車父宰。陽晉謂之曰：夫拔輪錯鉤，迎而吸之者，鴟鴞也。其爲魚，溥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鯈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良曰：善。于是未至車父，冠蓋迎之者，交接于道。子瞻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晉之所謂陽橋者至矣。詩曰：南有嘉魚，烝然罩罩。道傍多苦李。晉書王戎傳：戎與羣兒戲于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世說以道邊爲古來賢達人不爭咸陽市。老杜詩：古來賢達人，不爭咸陽市。市用華邑不章著。呂氏春秋事見前注。吾子富春秋。儀禮冠禮曰：願吾子之教之也。注云：吾道傳。古來賢達人，不爭咸陽市。市用華邑不章著。呂氏春秋事見前注。吾子富春秋。子相親之辭。子男子之美稱。漢書齊襄王傳曰：皇帝春秋富注云：比之于財，方未匱竭。日月東趨水。言年少當惜日也。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曰：歲月不居，時節如流，尚薄大傳曰：百川趨于東海。一本作東逝水。按老杜詩，不見堂前東逝波，蓋用營論遜川意。潛聖有玉

音聞道而已矣。潛龍勿用下也。王陽注云。龍潛而勿用。必窮處方下也。又玉器之名。謂之玉。君之玉音。譬論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霜威能折絲。風力欲冰酒。太白詩。天霜下嚴威。醫書謂大寒惟酒不冰。西京雜記曰。漢天子以酒爲膏滴。取其不冰。此詩用繩可折。而酒可冰。霜風之慘可知也。勤子來訪道。榜然我何有。勸謂勞煩。左傳曰。子母勤。姑歸。惠子謂莊子曰。剖之以爲寢。與與時俱。由我屈伸肘。詩曰。載寐載興。傳燈錄。大家禪師曰。只如今瓢則瓢落。無所容非。不悶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剖之。行住坐臥。隨機接物。盡是道。又法眼禪師曰。出家人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即寒。熱即熱。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又僧問泰山。請師直指。師乃垂足曰。舒縮一任老僧。此詩皆采其意。飯羹自知味。如此是道。不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傳燈錄。道明禪師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任世萬鈞重。載言以爲軒。晉論曰。任重而道遠。漢書司馬遷傳。子曰。吾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揚子曰。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左傳注曰。軒大夫車。空文誤來世。聖達欲無言。左傳。聖達節。晉論。咸池浴日月。深宅養靈根。淮南子曰。日出于陽谷。浴于咸池。黃庭曰。後有密門。前生門。出入月呼吸存灌。溉玉華。植靈根。七液洞流。衝虛間。胸中浩然氣。一家同化元。浩然氣見孟子。張拙悟道于石霜。作頌曰。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莊子曰。同于大通。此謂坐忘。注云。與變化爲體。而無不通也。太白詩。心將元化并。盧仝詩。盤礴化元搜萬類。按楞嚴經曰。研究化元。陸沈百

世師寄食魯柳下。莊子曰：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注云：人中隱者是無水而沈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唐書宰相世系表曰：柳氏出自姬姓。魯孝公子夷伯，展無駿生禽字季，爲魯士師。譙曰：惠食采于柳下，遂我今見諸孫。風味窺大雅。老杜詩且復尋諸孫。穀梁僖元年傳注江熙曰：風味之所期，古猶今也。又世說注高逸沙門傳曰：支道居會稽晉哀帝欽其風味。大雅見前注。大雅久不作。圖王忽成霸。太白詩大雅久不作。晉袁寬誰陳王風委蘿草。戰國多荆榛。桓譚新論曰：圖王不成亦可以霸。偉哉居移氣，蘭鮑在所化。莊子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

聖學魯東家恭惟同出自。邵原別傳曰：原遊學諸孫崧。崧曰：君捨鄭君所謂以鄭爲東家耶也。原曰：君謂僕以鄭爲東家耶。左傳曰：則我周之自出。老杜贈盛五丈詩。恭惟同自出妙選異高標。此借用乘流去本遠。遂有作書肆。賈誼鵩鳥賦曰：衆流則逝。莊子曰：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楊子曰：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日中駕肩來薄晚常掉臂。皮記孟嘗君傳。滿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掉臂而不顧。所期物忘其中。文選鮑照燕城賦曰：車掛轡人駕肩。徒露終無贏。歸矣求已事。後句言奔走勢利之途終無所得。不如請求爲己之學。餘師傅大士十勸曰：生死已事須汲汲。傳燈錄僧問道吾已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師良久曰：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

清潤玉泉冰。選詩清如玉壘冰。晉書衛玠傳曰：婦築冰清。女婿玉洞十洲記瀛洲有玉青山出泉如酒味。高明秋景晴。宋玉九辯曰：沉寥兮天高而氣清。李善注云：秋天高朗體清明也。妙年勤翰墨。

銀鈎爛縱橫。晉書索靖草書狀曰：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鈎，潔若藍田。生美璞，未琢價連城。思爲萬象。

晉書索靖草書狀曰：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鈞，潔若驚鸞。藍田生美璞，未琢價連城。思爲萬乘器，柱下

表傳孫權見諸葛恪奇之謂其父連曰藍田生玉實不虛也連城見前注漢書鄒陽傳曰蟠木根柢結困難奇而爲萬象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老子曰大器晚成按神仙傳老子周武王時爲柱下史

八方去求道。渺渺困多蹊。淮南子曰：天地之閒，九州八極。注云：八方之極也。列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歸來坐虛室。夕陽在吾西。借用其字法，眼鏡前金剛經四時般若頌曰：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果然兼猿重山長似路。舉頭殘照在屋是住居。西此用其意謂道在爾而求之遠也。君今秣高馬。夙駕先鳴雞。漢廣詩：青衿其馬。退而言之，欲其躬行而尤蹈也。退之祭田橫文曰：苟余行之不迷。之盤谷序曰：青吾東

山谷書此詩後云。京洛間有一種花。香氣似梅花。亦五出而不能晶明。類女功蠟蠟所成。京洛人因謂蠟蠟木身與葉。乃類痴穠蠻。高州家有灌蠟。能香一閏也。王立之詩話云。蠟蠟山谷初見之。戲作二絕。緣此盛于京洛。

師京

金蓓鎖春寒，惱人香未展。雖無桃李顏，風味極不淺。集韻曰：舊書始華也。舊音倍。音昔孫。樂天詩：愁鎖形心掣。不開老杜詩：詩章曲花無賴。家家憐殺人。桃李顏本作桃杏。續後改之。太白詩：愁

山谷內集詩注 卷五

體薰山麝脾色染蕊微露。披拂不滿襟時有暗香度。林逋梅詩小園煙景正清迷。障障寒香飄麝廣。陶隱居注本草云。麝形似蠻。食柏葉。或有夏食蛇蟲多至寒香滿。入春急急痛。自以腳剔出人有得之者。此香絕勝。雷公云。用踏尖彈膚。此香價與明珠同。楊文公談苑云。金陵官中人。按舊水染生帛。一夕忘收。爲流蠅所潰。色倍鮮翠。按今嶺南舊露染衣輒黃。莊子曰。風起北方。一西一東。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文選陸士衡詩。筆形不盈衿。林逋梅花詩。暗香浮動月黃昏。披拂不滿襟。一本作不盈懷。文選古詩云。馨香盈闕袖。路遠莫致之。

蠟梅

從張仲謀乞蠟梅

天工戲剪百花房。奪盡人工更有香。埋玉地中成故物。折枝鏡裏憶新妝。剪花房謂其作蠟樂天詩點綴花房小
痴。尚蜀國公主。主已下世。故有埋玉之句。新妝用壽陽公主梅花妝之意。風俗通云。張伯
偕仲偕兄弟形貌相類。仲偕娶新妝鏡中忽見伯偕問曰。今日妝飾好否。此略采其意。

。

寺謂官寺。老杜詩江路野梅香。傳燈錄。樹頭末句蓋有所寄。蘇馬都尉王洗晉僧問樂山爲什麼看經。師曰。我只圖達

聞君寺後野梅發。香蜜染成宮樣黃。不礙折來遮老眼。欲知春色到池塘。眼。老杜詩。皇天無老眼。謝靈運詩。池塘生春草。此引用。首仲謀當有詩興。

賈天錫惠寶薰乞詩予以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十字作詩報之

十字蓋韋應物詩。山谷云。天錫作意和香。自然有富貴氣。覺諸人家香殊寒乞。

也。

險心游萬仞。躁欲生五兵。隱几香一炷。靈臺湛空明。莊子曰。人心險于山川。陸士衡文賦曰。精警八極。心游萬仞。詩意謂躁欲之害。攻伐正性。故曰生五兵。周禮夏官司兵掌五兵五盾。注謂戈。殳。戟。矛。盾。不夷矛。莊子曰。南郭子。羹燶几而坐。又曰。不可內于靈臺。

注云。心也。陶淵明詩云。夜景滿虛明。退之祭文云。杭北湖之空明。

晝食烏窺臺。宴坐日過砌。俗氛無因來。煙霏作興衛。鳥窺臺謂作生產以施食。日過砌謂僧律過中卽不食也。文選謝靈運詩。兼抱濟物性而不經垢氣。李善注。謂世事皆惡。不相纏繞。不雜塵霧。劉孝標廣絕交論曰。煙霏雨散。注引陸機賦。騰煙霧之霏霏。易大畜之九三曰。閼與衛利有攸往。山谷意謂香煙隔去俗氣。便足以當兵衛耳。與猶衆也。不用古易師說。

石蜜化螺甲。楨榦煮水沈。博山孤煙起。對此作森森。山谷有此十詩。跋云。賈天錫意和香。其法研沈水如小博。投取楨榦液漬之三日。乃煮去其液。溫水沫之。螺甲磨去齷齪。以胡蘿蔔熬之。色正黃。則以蜜湯刷洗。又層紫檀青木香。稍入婆律膏及麝。以棗肉合之作丸。如龍涎香狀。按本草石蜜條。陶隱居注云。卽崖蜜也。唐本草云。蟲類生雲南者。大如掌。青黃色。取蠶燒灰用之。今合香多用。謂能發香。復來香。煙須液漬方可。用本草木瓜條。陶隱居注曰。楨榦大而黃。可造酒。圖經云。道家生蠶汁。和甘松等作溫香。唐本草注曰。沈水。香出天竺。單于、二國。與者桂雞骨髓香同。是一樹。葉似橘。經霜不凋。木似櫟柳。重實黑色。沈水者。是漢故事。曰諸王出閣。則賜博山香爐。呂大臨考古圖云。爐象海中博山下盤貯湯。使潤氣蒸香。以象海之環。古詩云。博山爐中百合香。鬱金蘇合以都梁。對此作森森。謂博山百合之香。與此寶薰對燒。有森然畏敬之意。歐陽公詩。孤煙起晴嵐。文選懷舊賦。柏森森以增植。

輪囷香事已。郁郁著書畫。誰能入吾室。脫汝世俗械。漢書天文志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芬芳。蕭索輪囷。是謂璇璫。此借用以言香之煙。莊子大宗師篇曰。桑戶死。孔子曰。彼又烏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孔子曰。吾天之戰民也。注云。以方內爲桎梏。龍虎云。械桎梏也。

賈侯懷六韜。家有十二載。天資喜文事。如我有香癖。賈侯常是烤家子。按太公兵法。有六韜。凡載天子二十四。諸侯十二。唐制三品已上。門列棨戟。史記商君贊曰。天資刻薄人也。穀梁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晉杜預有左傳辭

林花飛片片。香歸銜泥燕。閉閣和春風。還尋蔚宗傳。老杜詩。林花著雨燕支落。又詩。風吹花片片。鄭谷燕詩。聞几硯中窺。退然後適小牕。釋服注云。小牕燕牕也。公羊注亦云。諸侯皆有三牕。水淺落花徑。真得泥香。選詩曰。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室。山谷書小

宗香云。南陽宗茂深閉
閣焚香蔚宗傳見前注

公虛采蘋宮。行樂在小寢。香光當發聞。色敗不可稔。上句言其悼亡。采蘋詩序曰。大夫妻能彌法度也。禮記玉藻曰。大夫一曰高庭。二曰路庭。三曰小寢。漢書楊震傳曰。人生行樂耳。榜嚴經。大勢至法。王子云。如染香人身有香氣。此則名曰。香光。莊嚴我本因地。發聞字見呂刑左傳。是昆吾稔之日也。注云。稔然也。惡積與桀同誅。此借用以言聲色之禍。

牀帷夜氣馥。衣桁晚煙凝。瓦溝鳴急雪。睡鴨照華燈。孫子曰。夜氣歸。此借用。老杜詩。翡翠鳴衣桁。樂天詩。候如瓦溝霜。李商隱詩。睡鴨香爐換夕蒸。楚辭華燈錯。

雉尾映鞭聲。金鑑拂太清。班近聞香早。歸來學得成。退之元日朝回詩曰：金鑑香滿頭。曉玉環來雉尾光。殿高宗有雉尾之霞。服飾多用雉尾。故有雉尾扇。織聲。謂皆得道者。有三清太清其一也。老杜詩。朝罷香烟攜袖。樂天詩。十三學得袞鬟成。

衣簪麗紈綺。有待乃芬芳。當念真富貴。自薰知見香。說文曰：薦客也可。薰衣，梁王筠行路難曰：已繚一蘭催衣纏。復搏百和薰衣香。漢書班固自敘曰：在于綺縫絢漪之間。麗謂香氣附著之。莊子曰：列子御風此雖免平行。猶有所待者也。選詩云：言笑吐芬芳。樂天詩爲報高蓋車。恐非真富貴。圓覺經曰：自薰成種。佛書有解脫知見香。

次韻張仲謀過酺池寺齋

十年醉錦幄。酴醿照金沙。敲眠春風底。不去留君家。王介甫詩云：酴醿一架最先來。夾水金沙次。是時應門兒。紫蘭

苗其芽。只今將弟妹。嬉戲牽羊車。應門兒見前注。退之馬少監謠曰：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瓊珥。蘭苗其芽。退之詩少長樂嬉戲不殊同隊。魚晝書衛玠傳：總角乘羊車入市。忽晝滿窗紙。整整

復斜斜。劉禹錫詩：小兒弄筆不能書。滴壁晝房且賞勸。處全添丁詩間來案上。翻墨汁。塗抹詩書如老鴉。杜牧之謠曲云：整整復斜斜。隨旗旛晚沙。平生悲歡事。頭緒亂如麻。太白詩：蠟絲憶君頭。諸多漢書天文志死人如。

人如。苟祿無補報。幾成來食嗟。荀子曰：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漢書賈禹傳曰：非復能有補益。所謂棄餐戶祿之臣也。禮記檀弓亂麻。苟祿無補報。幾成來食嗟。荀子曰：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漢書賈禹傳曰：非復能有補益。所謂棄餐戶祿之臣也。禮記檀弓

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喜君崇名節，青雲似有涯。漢書樓護傳論議常依名節。又後漢書許劭傳少峻名節，遠之食以至斷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喜君崇名節，青雲之上，莊子曰：「我夢江湖去，釣船刺蘆花。」莊子曰：漁父刺船而去，延緣葦間。江濱開園宅，畦蔗蒔梨相。周禮載師曰：以場圃任圃地，以宅田任近郊之地。張平子南都賦曰：

山谷內集詩注卷六

常父惠示丁卯雪十四韻謹同韻賦之

春皇賦上瑞來寧黃屋憂。王太子年拾遺記曰伏羲以木德稱王故曰春皇是謂太昊文選謝惠連雪賦曰盈尺則呈瑞于豐年漢書高帝紀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左纛注謂天子車以黃繪爲蓋裏文選范蔚宗詩黃屋非堯心又漢書堯以天爲堯下令走百神大雲庇九邱。

史記管仲傳曰下令如流水之原周頌曰懷柔百神佛經曰慈意妙大堯又京房易下爲堯飛候曰視西方有大雲五色其下賢人隱也書序曰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風聲將

仁氣藍藍生瓦溝仁氣見禮記退之詩威風挾寒氣又詩屋角月團雲樂天詩宮貴來不久暖如瓦溝霜寒花舞零亂表裏照皇州韓詩外傳曰凡草木花多五出獨六出宋書曰大明中元雪花獨六出

日雪花降殿庭上以爲嘉瑞太白詩千門委圭璧曉日不肯收文選謝惠連雪賦曰既因方而爲圭亦遇圓而成璧元年冬無澤此借

我舞影零亂還詩曰春色滿皇州後漢書五行志曰辟不思導利茲謂無澤此借用其字翼奉傳曰巢居知風穴處知雨露雅釋蟲曰食心曰蟻食根曰螽食葉曰螽食節曰蟬

明帝

詔曰冬無宿雪春不凍冰桓帝詔曰頃雨澤不沾漢書五行志曰辟不思導利茲謂無澤此借

兩宮謂宣仁太

后及哲廟漢書灌夫傳曰辟厭兩宮間左傳伍員曰有道四夷守無征萬邦休左傳曰天子有道守在耆年秉國論涇渭

匡君大夫其旰食乎詩曰哀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晉書五行志曰辟不思導利茲謂無澤此借用漢書薛宣傳

極分流晉書五行志曰辟不思導利茲謂無澤此借用漢書薛宣傳

曰謀王體斷國論元祐初宰輔多老成故云爾涇渭分流言流品不雜也已見前注老杜詩濁涇清渭何當分輶未入班

品逸民盡歸周。報來謂起自田里如莘野之事。楚辭九辯曰農夫犧耕而容與。皇甫湜祭柳子厚文云驕股肱共一體。閒不

陷班品。按通典自魏以下官有九品而梁又更定十八班歸周用伯夷太公事見孟子。

驕

也。

容戈矛。

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曰君是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漢枚乘書曰聞不容髮晉書閻璽傳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書賈誼曰誠乃戈矛。

善

也。

並用

正須衆賢和。乃可疎共啜。

古文羅作羣兜作啜書舜典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改絃張敝法病十九已瘳。

善

也。

漢書董仲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

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退之詩瘼疫忽潛邁十家無一瘳。

王指要不匿蝕非日月羞。

龍虎曰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孟

子曰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

食民皆見之及其

更也民皆仰之桑林請六事。河水問九疇。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夏而大旱渴乃身薄于桑林剪其髮刷其手自以爲犧用求

福于上帝淮南子注曰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後漢書周舉傳曰成湯遭災

以六事就已注引帝王紀曰湯伐桀後大旱七年使人持三足鼎視于山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謫夫昌耶宮室營耶女

謁豈耶何不爾之極也書洪範王訪于箕子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鮮澆洪水汨陳其五行除則殛死禹乃嗣典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善

也。

天意果然得玄功與吾謀。

漢書息夫躬傳曰民心悅而天意得矣。

吳融詩曰自悔曾未至聊復賦玄功此物有嘉德。

占年在麥秋。

左傳曰謂其上下皆有嘉德

矣實維豐年月。

近臣知天喜玉色動冕旒。儒館無他事作詩配崇邱。

老杜詩天顏有喜近臣知玉色見禮記玉藻詩小雅

令孟夏麥秋至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文選

亡崇丘時

東晉有補